

詩書畫讀白

桃花源記



晉武陵人漁忘跡
之遠近忽逢桃花
夾岸數百步中
雜樹落英繽紛
漁人甚異之及
前川欲窮其林
盡水源得一山
有山初極狹繞
通人復行數步
豁然開朗土地平
曠屋舍儼然有
良田美地桑竹
屬行陌交通雞
犬相聞其中往來
種作男女衣著悉
如外人黃髮垂髫
並怡然自見漁人過
大驚問所從來具答
之便要還家設酒
饌作良鄉中閑此
人咸來問訊自云先
世避秦時亂率妻
子邑人來此绝境遂
不復出焉既與外人
有隔白今是夕也
且不知有漢無論
魏晉此中人具言兩
世皆然慨然人有
後進至其家皆出酒
食停數日辭出此
中人語云宅為外
人道也出得其舟便
棹向路處志之
及郡下詣太守說
如此太守即遣人隨
其往尋向所志遂
迷不復得路有
陽劉子驥高尚士
也聞之欣然現往
未果後以時氣
終

百真







圖08

【陶淵明·桃花源記序】

書法：仿八大山人字帖

130 * 194 公分 120F

【南山和五斗米——讀陶淵明】



西晉時，一日見秋風起，名士張翰想到故鄉吳郡的家鄉菜，勾起記憶裏單純的幸福感，慨嘆：「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爵名乎？」二話不說便棄官歸去。他說，與其給我死後的名聲，還不如現在給我一杯酒，來得更痛快！之後，他不只找回生命的曠達餘味，更避開了八王之亂的禍害。

身處魏晉末期，虛偽荒唐的混亂黑暗政局，人命朝不保夕，面臨世俗的污濁，對時代的焦慮痛苦，形成污染心靈無邊的虛無感，或仕或隱？重重困惑著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在六朝金粉的富麗風貌下，隱逸風氣，常是一種個體生命的覺醒主張，它凸顯異樣多彩的生命風格，隱居以全其志的文人，更受到社會主流的敬仰。歷來許多清流名士，追尋生命中返本歸真純淨的喜悅，堅守本然的生命形態，淡泊寧靜，與天地獨白，自在地活出自我，無視別人異樣的眼光。也許，它背離了社會主流價值觀的法則，鐘鼎山林，人各有取捨，那是無法遷就的選擇。但是，真實的生活面貌往往比想像的情境來得殘酷，縱然是有形的軀體付出了代價，卻連最基本的飽暖需求，都無能力自理的噩運，是否能心甘情願適從，保持泰然自若的姿態？

「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約365-427年）絕望於附庸宦途同時，徘徊在出世和歸隱之間，該如何安頓身心的人生抉擇？早年和傳統儒生教養立志一樣，陶淵明也有激揚熱忱兼濟天下的入世抱負，且看魯迅評寫《詠荊軻》，直是金剛怒目式的文筆。筆墨淋漓地歌頌了荊軻刺秦王慷慨悲壯的歷史壯舉，充分表現了詩人對黑暗政治憎惡，欲鏗之為快的激情，在以平淡著稱的陶詩中別具一格。朱熹說：「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清代學者龔自珍也有詩評：「陶潛酷似臥龍豪，萬古潯陽松菊高。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這是詩人曾有胸懷千里之外，壯志凌雲的氣勢。隨著歲月流逝，失意黯然於仕途的挫折感，發出土不遇之深嘆，更不願葬身成腐敗政治下的祭品，置於危險陰影之中。《感士不遇賦》

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藏聲。

歷經幾仕幾隱不得志中，試問，只為那區區微薄的五斗米俸給，幾番違背自我人格，折騰造作的不適應，已被世俗相欺久矣，流電閃過的一生，該如何珍惜？「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雜詩》。唯有擺脫名利的牽綁，方可超越心靈的困擾，陶淵明最終作出棲身立命的抉擇，辭去彭澤令，願和塵世息交絕遊。於是，仿如掙脫牢籠重返自由的鳥兒，愉悅地飛回大自然的巢穴，高吟著《歸去來兮辭》揭開田園耕居的序幕：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中國文學史上，文人墨客們從仕宦回到隱居歲月，享受大自然的樂活，早有吟詠歌頌農村生活的田園詩派。直到六朝繁花盛會的文學景觀中，東晉玄言詩成風，方逐步脫離了現實的境況，一味追求繁辭麗藻，理過其辭矯飾造作，寡淡無味，缺乏真實豐富的動人意象。梁啟超說：「當時士大夫浮華奔競，廉恥掃地，是淵明最痛心的事。當時那些談玄人物，滿嘴裏清靜無爲，滿腔裏聲色貨利，淵明對於這班人最是痛心疾首。」唯獨陶淵明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的身影，在動盪的時代，另闢蹊徑，樂觀開朗對待貧困，沉醉於山水琴書的自我國度裏。他以汗水書寫農作親爲的真切甘苦事，毫無僞飾的田園日常生活記述描寫，簡靜的詩意語言看似平淡，卻極有真醇淡然的滋味。如同紀實的生活日記，開啟了歸隱藝術造境般的田園詩歌面貌。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歸園田居·其三》

山水、田園、大自然都是心靈的慰藉，詩人寓喻心境抒懷，堅持不悔安身立命的精神寄託。此中，他也如一隻漠漠單飛的孤鳥，只有歸隱託身松柏言志，有感詩人寂寥的憂思。「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閒居長夜時，「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酒，是他生活的貼身良伴。二十首酒香微醺的《飲酒詩》，顧影獨盡於悠悠迷迷時，「醉得」陶淵明飲酒美學的意外言趣，是潛意識下夢想的生命底蘊。紙墨多深思況味，乃借醉後自得其樂，悟思般吐出人生觀想的詩意真言。

南朝梁朝太子蕭統《文選·陶淵明集序》寫：「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跡者也。」

受竹林七賢嵇康、阮籍曠達灑落，孤高傲世的魏晉風骨影響，陶潛性靈高潔，賞味自然深得晉人風騷。然而其人品詩言，更貴之在於「真」。發自本心，不重浮華辭藻，也不爲討好世情，獨見風格寫照。他與塵俗絕想，將天成萬象內化爲賞心美感。植柳種松、採菊賞鳥，得意神來於恬雅虛靜忘我的生活片段，塵囂裏偶得物象的真趣。陶公沖淡清新的白描寫意，轉落成淡遠空淨的詩境，正如日本學者近藤遠粹形容「敍風景處，常有淡然不可言之妙！」歸隱後，詩人力行躬耕自給，親炙田園生活的軌道，早出晚歸、披星戴月，一個栩栩如生的農夫形象，躍然紙上。閒暇時，任酒於酣醉的哲思夢土，閱覽書海靈智，神往單純的天人交融中。這般中國田園山水詩境，一一入化成「文人歸隱田園」的生命意趣，深深吸引後代文人的忘情嚮往。

作為魏晉風骨代表作之《世說新語》，無疑是當世士族第最具品評意識，名士們風華璀璨的文化風景，卻唯獨不見陶淵明的形影，且另一當代文學評論《劉勰·文心雕龍》竟也無一字論及陶淵明詩文。直到《昭明文選》南朝梁太子蕭統慧眼識文豪，才得受重視，寫序給予高度評價，將其文學創作編輯《陶淵明集》選入《文選》。事實上，陶淵明風骨餘韻的美感典範，並不符合主流審美趨向，與當時所稱譽的魏晉風流是相背離。無論表象如何灑脫不凡的名士們，仍脫離不了統治塵網的束縛，借矯情以博世俗高名，所謂「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在當世東晉門閥社會，陶淵明只是個落魄的名族後代，沒有依附任何的貴族文人集團。他背棄官場的任何牽連，退盡官塵，瀟灑自適於耕讀。他並非是任誕嘯傲，清談遊山，養尊處優的名士，而是甘心當一位真正獨立的「草根詩人」。

金朝元好問直道是：「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古今山林隱逸的文人，在乎觀想生命哲思的外境，是文人式的歌詠感懷，並非親身經歷農作之生活紀實。唐代詩人唯著重醉心陶淵明田園山水意象，傳神的超然詩境。直到淡泊尚雅的宋代，文人才能真正體悟出陶潛生命的高妙真意，尤其蘇軾更將他視為頭號偶像的精神導師，「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讀其詩療傷心靈創痛。立足天地萬象，陶潛樸實近無味平淡筆觸，寫實和想像交錯情境中，感染農村靜穆平和，或喜悅，或憂愁之歷境寫真。不慕仕途名利，情願為勞動階層的曠達安頓心境。對東晉雕琢浮靡之玄談形式文風的盛行當時，仿若一股清新空邈的氣息，了無纖塵，指引自然山水詩派，漫步走入陶詩悠然忘我之蹊徑。

《桃花源記》是構築筆端於一方有情的想像世界，如圖畫般的田園烏托邦。在濁世的現實裏，詩人返璞歸真的生活意象，帶領著每一個「絕塵想」的心靈生命出走，「誤觸塵網」奔流於仕途之文人，無不找尋個人精神存在價值的歸屬。生動筆墨勾畫出一幅老幼皆有所養，生活安詳的理想社會典範。那是回歸老子標榜之小國寡民，對古代簡樸生活一往情深，安居樂業的上古社群縮影。那些名利奪取，戰爭恐懼，無情風暴皆被隔絕了，營造出一個象由心生，意境千載的世外桃源。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詩人創建的想像境界「桃花源」，萌發了後代無數文人對這種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寄寓遐想的空間。然而，當漁人迷惑於重尋桃花源卻不復得，便是詩人夢醒後，否定真實存在的哀愁…也許是詩人找尋自我人生夢囈般的嚮往，或是嚐盡世味後的失落感？

隱逸，別是一方淨土，雖是生命美學的詩歌，也有參透生命無奈的悲歌。陶淵明歸耕之後，備嘗農事艱辛，現實的生活歷程中，天不從人願，接踵而至的火災，風災，雨災，家毀，農作又無成歉收。夏日長期須餓肚子，冬天的寒夜也沒有棉被可入眠，飢寒逼迫下生活困窘。唯對家人歉疚共體時艱，似如所詠古代貧士黃子廉之境況「年饑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爲兒女憂。」；在菊影酒酣的閒逸浪漫情境中，不時地掙扎在溫飽邊緣線上，面對累及妻兒溫飽匱乏，躬耕莊稼苦勞各方折騰「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襲擊而來的艱困試煉，的確在詩人心靈裏衝突醞釀著；唯有引用古代賢士砥礪自我，莫忘初心固窮的立志。陶淵明深感「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的滄桑，活得何等辛苦，矛盾掙扎「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所須承擔窮困窘迫的境遇，不免經常需要親友的接濟，或上門請求借貸，但卻又陸續花用在個人飲酒上，讓家小仍受飢寒之苦。去世的前一年，甚或瀕臨困窘生活的尊嚴挑戰下，淪陷到不得不去乞食的現象，詩人誠實地記下當時難堪徬徨的心路，反映晚年貧困生活側面的酸楚；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副虛期。 《乞食詩》

事實上「乞食」在佛學極盛的東晉時代，也許並非是恥辱行爲，而是大乘佛法中重要的修行之一。陶公樸拙真率，平淡無華的記述，絲毫不避諱地坦言生活的走投無路。於是在歷代文學家不同解讀的褒貶評述中，唐盛王維抨擊道：「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批評辭官的行爲太莽率，寧可「偷祿苟活」維生；況且「其性頗耽酒」，爲了滿足喝酒欲求，家中老小的溫飽問題便放一邊，並沒有擔負起一家之主的職責。又如，刻苦愛家好男人形象的杜甫，也看不慣陶潛隨性而行，責其：「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當然，更多文人賞識陶潛這般率性而爲，不會故作清高，孤苦伶仃的人格鍛鍊；宋代蘇軾讚曰：「饑寒常在身前，聲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讚美陶公；「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辛棄疾嘆其：「千載下，百篇存，更無一字不清真。」不問生命的結局，只看過程的精彩，不想當一顆被擺佈的小螺絲釘，寧犧牲現世的報酬，不以爲苦承受飢寒，甚至狼狽度日。

陶公心甘情願「將五斗米，擬換北窗風」，曾經，在庭園東籬邊，愜意採著盛放的菊花時，不經意地，一抹熟悉的山嵐飄忽而過，悠然隱現了南山，那絲令人迷戀的簡淡田園山水意，正是詩人心醉自得的感動。這是他選擇打造真正生命型式的存在價值感。當代美學家朱光潛，形容陶潛之詩得意生動：「如秋潭月影，澈底澄瑩，具有古典藝術的和諧靜穆，全是自然本色！」

化身「五柳先生」的陶淵明，農事忙完後，最愛窩在遠離喧囂僻靜的村巷中，那間勉強遮風避雨破蔽的茅廬，逸樂地讀書喝酒。當微雨細細飄下，伴隨和風入戶的情境裏，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實在是人生之至樂乎！徜徉於遠古神話傳說，品讀異聞妙事，俯仰之間縱覽宇宙奧妙，拋開厭倦的世俗煩惱，寄託於超塵的聖潔仙境。揮筆賦詩《讀山海經十三首》，濶論古來天地靈傑，縱橫於「耕讀之樂樂無窮」之暢遊。然而，雖狀似胸懷大志的曠達氣象，陶淵明筆下常有感時傷世的苦悶，融入沉鬱的觸景思懷：

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

露淒暄風息，氣澈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雁有餘聲。 《九日閒居》

好飲酒，是以消愁，但他未曾醉，更清醒地思考人生的議題。同《莊子·寓言篇》答問形式文體之《形影神》三組詩，是詩人內心不平靜，孤獨哲思，意味深長之禪意詩語。以生為人的幽忿和鬱結，生死觀困惑的思索，寫《形贈影》、《影答形》、《神釋》三則形體、身影和精神的問答對話，作為自體省思的辯解。「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在生的欲求，與死的觀照之迷惑辯證下，開展深沈的人生永恆思考，陶淵明超然曠達的表相，隱藏激流暗潮，彼此激盪著。超越生死困境的心靈壯遊，泰然自若地看待天地沒有私心，解之以道家順勢無為的人生態度，深得窺探陶公點悟眾生迷津，答以精闢之道：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形贈影》形體對影子問，天地永恆地存在，山川萬古如斯，人活在世上，就像匆匆的過客，唯在醉鄉去尋求暫時的歡樂吧。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昆華，邈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影答形》影子回答形體說，人死名也隨之而盡，想起此事便令人心憂如焚，五情俱熱。因而影勸形道：唯有立善可以遺下美名，為何不去努力留名後世呢？

「老少同一死，賢愚無複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神釋》

神作最後歸結的闡釋：天地造化沒有偏愛，萬物都依隨著自身的規律成長繁衍，與其極力去思索憂傷這些事情，反更喪害了自身，還是聽其自然，隨命運的安排去吧。世事滄桑人情薄涼，言不盡的落寞，陶潛總歸宿於自然隨性之信念。臨去世前，悲悽地譜寫自己的安魂彌撒曲，如俯瞰愁霧下無盡荒涼氛圍，是個體生命落幕告別的追思，分外沉重感慟戚戚焉，哀愁傷情不忍卒讀…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嶢峣。
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
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擬挽歌辭三首》

浩瀚多姿的中國文人風格品賞中，陶淵明孤寂自適，思無邪的天真氣質，無疑是盡力想從世俗的枷鎖中掙脫，破繭而出，開拓嚮往的美學藝術造境。他，以獨特真名士自風流，擺渡停泊於風情無常之蕭索人間。即使，不善農事淪爲貧病的坎坷命運，但求心意寬闊，化悲歡苦樂爲淡泊恬靜的自我圓融，成爲千古隱士中最令人嚮往的典範。

二十世紀初西方文豪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名作《月亮和六便士》影射著，極具爭議性的藝術家保羅·高更（Eugène Henri Paul Gauguin），不惜背負拋家棄子的非議，隱居大溪地，只爲追尋遠離都會文明的異國情調。這是他內心呼喚的原始野性奢望，置處病痛貧窮交織的肉身之苦，精神卻獲得前所未有的滋養啓迪。浸泳在繪畫藝術創作，直到死前仍漫天罵名的高更，卻爲人類文明歷史上留下珍貴的繪畫資產，開濶出畫風獨幟的創世紀作品。十八世紀法國知名的思想啟蒙家盧梭（Jean - Jacques Rousseau），親生的五個孩子全部送到孤兒院；性格似個浪蕩子，遭人誹謗不恥，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人生而自由，但無所不在枷鎖之中」一記敲響了現代民權思想的覺醒！歌頌崇高潔淨向善的靈魂，開敞生命無奈地陰暗面，真語道出：「是的！我很壞，你們比我更壞！」。他坦然揭露在世面前，謙遜內省地公開審判自己過往「罪行」的善與惡，寫成了名垂後世，法國文學史上的里程碑，自傳小說《懺悔錄》。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家清代曹雪芹，以顛覆傳統，反時代思維的筆法，對讀書只爲作官仕途，沽名釣譽的「國賊祿鬼」深惡痛絕，借賈寶玉之口痛斥爲『祿蠹』。雖窮困無以濟日，寧設計風箏賺取微薄喝粥度日，也不願違逆真性情當官差使，以十年的艱苦歲月，完成畢生精華心血結晶《紅樓夢》。

所謂人格道德究竟該如何斷定？是否堅持著內心夢想？還是跟現實妥協？無論身處富貴溫柔鄉，或是安居清平桃花源，都無法產生真正偉大的藝術家。凡爲人，生存的世間牽絆太多，縱使最卑微，要維持基本生活的俸祿，都得屈膝，蛀食靈魂。倘使靈肉的折磨，混口飯吃比在家挨餓還痛苦，或許，寧願承擔身軀體的苦難，歌頌精神自由快樂，才能享受與天地心共存的喜悅。他們非貪圖精神的舒適圈，是爲靈魂的昇華，挑戰生命境界的高度，醒悟出自我意念的開墾耕耘，甚至割捨情非得己的倫常陪葬，面向世俗責難誤解的屈辱，亦不改顏色，挺身於理想的潮汐衝撞中，造就人類史上一頁傳奇。

執輕？執重？如果人生可以重來，陶淵明仍會作出同樣的選擇嗎？此時，我們彷彿聽到陶公，以高妙又苦澀的詩語回說：「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終歸，可愛率真的陶淵明先生，因爲有您，我們心中才有那塊，浮生可隱逸的靜土——「桃花源」！